四庫全書

史部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十六

九月癸未

厄魯特丹濟拉等來降先是理藩院奏准副都統阿南達咨言據回子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報稱丹濟拉原與郭蠻喇嘛同在德白色克地方被見

皇上勅書到六日後挈裝內行其附近諾顏格隆設為

詭計隨行二日次日上馬詐言各覓其物遂劫去丹濟拉行裝策旺喇卜灘兵到復劫之策旺喇卜灘之兵為首者乃額爾徳尼布木之子東稜端多卜堪度宰古林辰托克塔沓布等率千許人往扎郭巒喇嘛所噶爾丹骸骨噶爾丹之女鍾齊海及程貝臧布其妻與幼子諾顏格隆皆被策旺喇卜灘所差堪度等截奪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往投策旺喇卜灘策旺喇卜灘執

兵爾占扎卜色稜阿已等阿喇兜拜自經死車
林布木往投丹津俄木布丹濟拉於六月十五
日至哈密城我迎之入五六日後丹濟拉有一
夥伴叛敵人而來九日後丹濟拉之子多爾濟
塞卜騰至我供應丹濟拉牲畜糗糧撥我長子
郭帕白克送丹濟拉面
聖已於六月二十八日起行丹濟拉人口共七十有九
報至奏

聞

上命該部檄阿南達迎丹濟拉等來交將軍孫思克發

兵護送至是理藩院員外郎喇都渾迎取丹濟拉

等行至可汗鐵領地方遇

駕奏

聞

上以丹濟拉向係有名之人授為散秩大臣其子多爾

濟塞卜騰授為一等侍衛俱安插張家口外後俱

編入察哈爾旗分佐領其屬下人等酌其可用者
盡令披甲給與錢糧
乙未
命中路西路軍前効力人員准其先用吏部奏言中
路西路軍前効力監生俟烏闌布通軍前効力
監生用完之日再用謹奏請
旨
上曰西路之兵大克噶爾丹之時効力甚多中路之兵

深入追逼故噶爾丹驚廹逃竄而去今將伊等後
用所議不當應先用西路人員次用中路人員後
用爲闕布通監生
命中路軍前効力鄉導護軍叅領等官俱加一級兵
部以中路軍前鄉導護軍叅領等官俱應加一
級具奏請
旨
上從之

辛丑

以驛站捐助馬匹交鄂爾多斯牧放運米駝馬撥給直隸驛站都察院都御史于成龍等運米事竣回京奏曰前因鄂爾多斯驛站馬匹羸瘦故於運米馬內每站遞給五匹助彼馳報今驛遞夰馳俱至瘦損鄂爾多斯王董羅卜言此馬若從遠趕回道斃必多請暫留水草佳處牧放俟肥腯後俟調解還是以暫留之於鄂爾多斯地

方至臣等運米馳馬行路遥遠亦皆羸瘠除選
用外其餘仍請交兵部太僕寺喂養
上諭爾等與兵部太僕寺會議來奏議曰運米帶來牲
口除前選擇償給八旗兵丁自備馬匹缺額外
其餘無殘疾者應撥給直隸驛站照例估價報
部駱駝交太僕寺喂養有殘疾者俱交運米官
員折價交户部
上皆從之

癸卯

議內大臣索額圖擅撤兵馬驛站罪兵部奏曰

准船站留後內大臣索額圖咨稱近奉

旨云內大臣索額圖已無所事著星速回京多羅額

駙阿喇卜灘台吉德木楚克仍俟青海衆台吉偕

來是以令額駙阿喇卜灘德木楚克暫留此地職

親率護軍一百二十名并帶官馬起行赴京其

橫城口至湖灘河朔所設驛站職親往一齊撤

回職等由張家口進邊為此奏

聞

上曰止命索額圖獨來耳令索額圖盡撤一百二十名護軍官馬驛站而來則青海衆台吉來朝之事仍有未全著兵部及大學士議奏集議曰奉

旨命索額圖單身獨來令將驛站官兵盡行帶回不合青海衆台吉來朝之事猶有未全應令照舊設驛都統阿什坦噶爾馬等率一百二十護軍

及官馬而還已有數日應著住扎湖灘河朔俟青海衆台吉來朝歸去後令伊等回京著索額圖單身速來到日該部明白取供察議

上從之尋索額圖至問之曰奉

旨著汝單身自來而汝盡撤兵丁官馬驛站者何也供曰奉部文因某不復有事著作速回京多羅額駙阿喇卜灘台吉德木楚克仍著俟青海諸台吉某愚昧無知撤回兵馬驛站亦有何辨查

青海衆台吉來朝之事猶有未全而索額圖遽

撤驛站兵馬不合坐此應銷去所加一級罰俸

一年奉

旨索額圖著從寬免其銷去加一級罰俸一年

十月乙酉

以哈密國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爲部長給之印

纛議政諸臣奏曰據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疏

言噶爾丹地方有土克齊哈什哈等來已經擒

解又聞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在巴喇
思庫兒四圍捕獸臣令長子郭帕白克率兵執
之又有達什爾鄂木克圖哈什哈二十餘人滾
占之使人思客達爾漢寨桑等三十人亦盡執
之今將塞卜騰巴兒珠爾之乳父徹忒和碩齊
噶爾丹之乳母之子丹濟丹卜鄂倫帶達爾扎
及兩使本身差臣子白奇白克解送如噶爾丹
近來可執則執之如彼不來探實奏

聞但臣既擒塞卜騰巴兒珠爾厄魯特必不悅臣而
我哈密又復單薄用是危懼伏乞庇而安之且
臣所畏者策旺喇卜灘也祈
皇上降勅勿使害臣又懇給臣
勅書保我地方俾有所恃以無恐又懇移我回子屯
於肅州以便朝覲往來使臣地聲息傳致住扎
肅州之人告知肅州總管之人則臣奏章及貿
易者併地方諸信俱得至

聖上之前矣查額貝都拉誠心向化屢擒噶爾丹使人來獻又奏言願竭力効勞於

聖上殊為可嘉應議叙以示

皇上眷恤之至意回子風俗與蒙古無異應將伊屬下人照各部落編為旗隊授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為一等部長食俸掌印又其子郭帕白克白奇白克亦經効力亦應授為二等部長協理旗務俟来年草青之時理藩院差官二員酌帶肅

鎮識路之人隶驛前往同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照定例分編旗隊又請以其子郭帕白克率一百人住扎肅州應准所請許其住扎此項回子擇賢能之人為首同地方官管轄廵察住扎人民數目開明報部注冊印交禮部鑄造印文

該部請

旨給賞銀幣戸部支取應賞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銀一千兩蟒緞四疋片金四疋表紬二十四疋裏

紬二十四疋印成之日并銀幣差理藩院官一員乘驛同郭帕白克送至將軍孫思克所孫思克酌撥標下官兵送往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可也

上是之賜額貝都拉管轄哈密國印遣郎中布爾賽奔什往編旗隊郭帕白克又奏曰臣自哈密來時臣父語臣曰

皇上如准給印汝可再請給纛如准給纛則葉爾欽吐

魯番等回子聞之必共羨我之得恩眷矣又請
曰請安進貢俱乞自肅州乘驛交部議准
上允之纛用紅有應報聞之事准十五人乘驛
戊子
以軍法斬四格于兵部理藩院會同三法司奏曰
四格于趙山前奉
旨差一人於丹津俄木布差一人於阿喇卜灘告以噶
爾丹之死且招撫之自與俱來如事不成或半途

而返著大將軍即於彼地立斬示衆今四格子歸
雖稱我與趙山同至阿喇卜灘所趙山留彼地
給我以丹津俄木布之垂朱爾台吉為鄉導至
河通呼爾哈地方糗糧坐騎俱無回至額黑阿
喇兒食路棄死牲肉步行而回但四格子乃奉
旨効力告以噶爾丹之死招撫丹津俄木布自與俱
來而出差之人也理應遵
旨往撫丹津俄木布自與俱來為是竟不到丹津俄

木布所但至阿喇卜灘所居前行七日即借稱糧騎告乏而歸情罪殊爲可惡應將四格子立斬示衆奏入得
旨趙山至所指之地其事已竣著令歸家四格子既於阿喇卜灘處給之鄉導十日之程即是所指之地而竟不到著將四格子立斬
乙卯
遣使賚

勅招撫丹津俄木布理藩院奏曰先是大將軍公費揚古疏言臣等至瀚海克克爾地方有厄魯特丹津俄木布差彭楚克車陳白克阿兜達爾俄木布等男子十人婦女一人騎馬二十二匹駱駝七頭來告曰我等乃丹津俄木布所差使人為覆奏

聖上

勅旨而來問彭楚克車陳白克阿兜達爾俄木布等

曰丹津俄木布奏章之外與爾等有何言丹津俄木布在何地方距策旺喇卜灘所居有幾日程爾等何日起行告曰丹津俄木布謂我等云凡有所言皆在奏章内並無他語丹津俄木布住河通郭爾磨多地方策旺喇卜灘住波羅塔拉此兩間有二十日程阿喇卜灘住喀喇伊齊思地方距丹津俄木布所居有六七日程阿喇卜灘策旺喇卜灘所居之間有十二三日程我

等於六月二十日自河通郭爾磨多起行取丹津俄木布奏章視之有馬尼圖賚到

勅旨臣擬定往與策旺喇卜灘合故遣人於策旺喇卜灘求彼轉達策喇卜灘言一憑

上命如何無用我轉達想

皇上必加眷恤也等語是以令彭楚克車陳白克阿兜達爾鄂木布東驛交撥什庫柰蠻代併丹津俄木布奏章奏

聞

命議政諸臣議奏議政諸臣奏言俟彭楚克車陳白

克阿兜達爾鄂木布到日再議

上許之令彭楚克車陳白克阿兜達爾鄂木布已到閤

之曰丹津俄木布來投

聖上矛居目下所住河通郭爾磨多地方乎抑往策旺

喇卜灘處與之同處乎奏章之外令汝等有口

奏之言乎阿喇卜灘使人諾顏格隆與汝等同

往何以不來乎告曰我等與諾顏格隆同賚
聖上勅書於五月二十五日至阿喇卜灘所居呼里木
圖之地以
勅書示阿喇卜灘阿喇卜灘言吾已見
勅書矣可使丹津俄木布觀之速於十五日內來同
我之人往送奏章因以
勅書授我等我等賚
勅書於六月初十日至憨地追及丹津俄木布示以

敕書自彼地西南行三日至河通郭爾磨多之地因我等同伴少而阿卜都賴額爾克寨桑早晚將到故令我等待之將於其中撥數人與之偕行及阿卜都賴額爾克寨桑到乃撥六人與我等同行授以覆本而語之曰我遵馬尼圖賫到

敕書將往吾尼策旺喇卜灘所爾等為我賫奏前去六月二十日自河通郭爾磨多地方遣我等起行我等行十日至垂地聞阿喇卜灘使人已行

思往阿喇卜灘處迂而且遠又逾十五日之限我等是以不往過之即向此而來阿喇卜灘使人路中並無稽留之處想俟我等故日久也諒必來矣目下丹津俄木布所居河通郭爾磨多地方甚冷不可久居我等來後殆遷至其凡策旺喇卜灘處去矣未嘗語我等來投

聖上之言奏章之外並無他言上奏又問之曰阿卜都賴額爾克寨桑何時到汝所居之地彼住丹津

俄木布所乎抑往策旺喇卜灘所乎抑來降

聖上乎人幾口馬幾匹汝等欲居此乎抑回丹津俄木布處乎告曰阿卜都賴額爾克寨桑六月十六日到我等所居之地阿卜都賴額爾克寨桑者回回國人也雖有所愛地方亦存諸心而已口言之可乎阿卜都賴額爾克寨桑有俟我等歸彼來進貢之語共有三百餘口牲畜亦多我等乃奉差使人留此與遣回唯

聖上裁奪查丹津俄木布向與策旺喇卜灘不合今已

無所歸矣當遣人招之使來前有丹津俄木布

下厄魯特來降現居此地請於其内擇人賫

勅往諭再於侍郎安布祿處將彭楚克車陳白克等

所留八人内酌遣同行伊等坐騎口糧著安布

祿於附近部落湊取給遣

勅文内閣撰擬將彭楚克車陳白克阿兒達爾鄂木

布送往歸化城會彼夥伴將帶來貨物貿易以

侯奉差之人奏入
上准之差羅卜臧丹巴賚
勅前去其
勅丹津俄木布文云
皇帝勅諭台吉丹津俄木布曰朕前聞爾與噶爾丹分
拆游行故差黑色馬尼圖捧勅諭以來降必使富
貴優加愛養爾如同阿喇卜灘往歸策旺喇卜灘
朕亦不之究著明白覆奏如兩無所歸欲於額黑

阿喇兒洪郭羅等處據險竄伏朕斷不容必剋期破之爾使人諾顏格隆臧布額爾克俄木布阿旺達什等來奏云倘噶爾丹至我近地我必擒而殺之歸降聖朝又以勅書使諾顏格隆臧布賚去諭爾雖不能擒殺噶爾丹而身率屬下來降亦必使之富貴而優養之毋疑毋阻今爾竟不往歸策旺喇卜灘仍另自游行豈因爾向與策旺喇卜灘不睦有歸噶爾丹之事故不便復歸策旺喇卜灘乎

今噶爾丹身死國亡生擒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又擒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今爾不速來漸至日久則爾生計亦漸迫若爾率屬下星速來降朕必加以厚恩優榮愛養目下丹濟拉車陵等來降俱使得所而愛養之爾亦當聞之詳矣今軫念爾無所歸生計窘迫欲使得所之意爾當籌之速來歸降毋貽後悔為此特遣爾幼時服役識認之人羅卜臧丹巴賫勅往諭

丙辰

命監候回子俱從寛釋放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前以回子間諜之事正法者二人遣回者二人監禁者至今尚存聞厄魯特來降之要人及丹濟拉等俱言無遣回子為間諜之事前以敵國之人潛居內地以為間諜而執之今噶爾丹已滅下人悉降應將監候回子從寛免死朕已諭刑部諸臣矣伊桑阿等奏曰

聖諭極當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誠頌揚所不能盡也

戊午

遣使賫

敕招撫阿喇卜灘理藩院奏曰阿喇卜灘疏言黑色

奏差賫到

敕書内開臣當凡弟同居臣曾遵

旨通使渾台吉亦答使與臣使同來語之曰我輩先

宜各自游牧故因奇薩兒巴思湖多魚臣往居

其閒又蒙

諭臣諾顏格隆令臣至彼地臣不勝懽忭臣自原欲

即往與之一處游牧將諸事上奏

聖明因臣妻扎兒大病今年不能親身往覲微賤小人

何敢有違

上旨不但臣當然即渾台吉亦當遵

旨況天下之人無不各以其疾苦上奏

聖明者不論所居何地總之請
安進貢者也查阿喇卜灘原與策旺喇卜灘不睦下人
無食窮無所歸故以為當招阿喇卜灘使之來
應遣阿喇卜灘使人諾顔格隆臧布及其偕來
留於歸化城之達什俄木布賚
勅使歸臣部揀賢能筆帖式一員乘驛將諾顔格隆
送至侍郎安布祿所將伊等坐騎糗糧著安布
祿於附近部落酌量湊給遣行

勅文交内閣撰擬奏入

上允行即差諾顏格隆臧布達什俄木布賫

勅而歸其

勅阿喇卜灘文云

皇帝勅諭台吉阿喇卜灘曰朕前聞爾與噶爾丹分拆

游行故遣黒色馬尼圖捧勅諭以來降必使富貴

而優養之爾如偕丹津俄木布往歸策旺喇卜灘

朕亦不之究着明白覆奏如兩無所歸欲於額黒

阿喇卟洪郭羅等處據險竄伏朕斷不容必刻期破之爾使人諾顏格隆臧布額爾克俄木布阿旺達什等來奏云倘噶爾丹至我近地我必擒之執之我等歸降聖上而已又以勑書使諾顏格隆臧布等賫去諭爾雖不能擒殺噶爾丹而身率屬下來降亦必使之富貴而優養之毋疑毋阻令爾疏言蒙諭來降不勝懽忭即欲親往上奏一處游牧諸情節因臣妻扎卟大病是以今年不能親身往覲

不論所居何地總之請安進貢者也以此觀之則無懇降誠意尚在首鼠兩端而今時事爾心所灼知者也丹濟拉車陵等來降朕則大加寵賚策旺喇卜灘擒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授朕所差使臣爾當深思之至於一概來降人員盡皆恩養使得其所此項情事爾皆詳聞之矣爾如欲他往勿復望加爾厚恩顯榮之事毋貽後悔今憐爾無歸迫於生計欲使得所爾當熟籌之作速來降為此即

遣爾使人諾顏格隆臧布達什俄木布賚敕特諭

後壬午年阿喇卜灘來降

上賜宴及銀衣袍封阿喇卜灘為郡王

命於洪郭爾阿濟爾罕周圍游牧阿喇卜灘奏曰臣

等被策旺喇卜灘刼掠無食無衣窮困已極死

在目前蒙

聖上屢差大臣近臣救濟賞給糗糧牛羊牲畜裘服鍋

帳等物俾得重生今來請

萬安又蒙
皇上俯恤沿途給食乘傳差侍衛攜駞馬來迎而臣阿
喇卜灘一到即
賜宴差近臣賞以臣阿喇卜灘所未經見
御用珍服白金今又優封為王
聖恩救我衆庶重生俾以榮顯
天地高厚之
恩誠此生所不能報但期臣阿喇卜灘之身及臣屬

下人員子孫世世捐軀効力而已謹請謝
恩至臣屬員今即請授官職編為旗隊恐彼心志未
寧應一二年後再請授官職編為旗隊
上是之許阿喇卜灘謝恩後使阿喇卜灘另為部落下
編旗隊
己未
命授車克楚奇薩木拖沙喇哈番
上諭兵部曰去年中路軍前差車克楚奇薩木往探噶

爾丹營壘伊等身臨視之而歸故授車克楚奇薩木俱以拖沙喇哈番伊等同行諸蒙古亦皆授之官職其時未經諭明該部即著爾部議行吏部部議應給車克楚奇薩木

勑命

上是之

辛酉

從寬免布爾哈圖祁泰死發黑龍江

議政諸臣奏曰前准將軍馬思哈咨言副都統
祖良壁軍前西安驍騎布爾哈圖祁泰奉
旨交職使之効力而並不効力故回至郭多里巴爾
哈孫已交副都統阿蘭泰
上曰俟會議之便議奏欽此查布爾哈圖祁泰乃翁金
守米之兵遇敵不戰而走今又不遵
旨効力立功應擬布爾哈圖祁泰立斬奏入奉
旨布爾哈圖祁泰俱從寛免死依例減等發黑龍江

當差

壬戌

蠲免山西康熙三十七年地丁銀米

上諭戶部曰比年出師討寇總爲中外生民永圖休息故不憚軍興征繕之煩遠臨邊塞其一切飛芻輓粟皆動支正供額賦不使累及閭閻獨大兵牧養馬匹及三次師行出入皆經山西地方緣邊各州縣衛所固皆勉力急公其餘諸郡雖非師旅所經

亦有協辦轉輸行賚居送之事又該省歲屢不登谷價翔貴民閒生計甚屬艱難朕乘輿頻臨目所親覩軫念殷切未嘗一日釋懷昨歲曾有諭旨俟噶爾丹殄滅之後誕布德音渙敷厤澤今寇氛盡滌邊境輯寧是宜格外加恩用綏黎庶康熙三十七年山西通省地丁銀米著一概蠲免爾部移文該撫令徧飭各屬實心奉行家喻戶曉務俾深山窮谷均沾朝廷德惠倘或借端徵派澤不下究事覺

定行從重治罪爾部即遵諭行

癸亥

磔誅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等先是工部侍郎

常綬等奏言六月十五日臣等至策旺喇卜灘

所授之

勅書賜物臣等謂策旺喇卜灘曰台吉爾昔有擒斬

噶爾丹等之奏

皇上亦特遣我等宣

諭使台吉興兵擒斬噶爾丹噶爾丹雖死而丹濟拉乃噶爾丹一體之人今近至爾地台吉既發兵往征當將丹濟拉本身噶爾丹男女及其骸骨并取畀我策旺喇卜灘言我厄魯特風俗兵機戒預洩六月二十八夜半策旺喇卜灘遣其寨桑托卜齊來告曰往征丹濟拉之兵未到前丹濟拉覺之率妻子十五人向哈密遁去追之不及獲噶爾丹男女又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率

百許人已至額冷哈畢爾罕地方矣臣等次日見策旺喇卜灘謂之曰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乃本朝人得罪逃歸噶爾丹凡百禍端興之者此人也台吉假我兵二百往擒之策旺喇卜灘言我發兵授諸大人即至漏泄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未必不遁當密差往討丹濟拉之兵陡然前執之噶爾丹之子及其母亦併發去我已擒獻噶爾丹之子其已灰之骨無用之女豈復

有所愛惜但我風俗不讐無用之女子至噶爾
丹之肯我不沉之水則棄之野即往送
皇上亦無異也想
聖主亦鑒許之也是以臣等七月初五日起行迎往十
四日至庫色木素克地方策旺喇卜灘使人彭
蘇克丹津喇木扎木巴喇嘛多爾濟寨桑等以
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本身及其弟托博克孟
克里噶爾丹之子車陵三魯卜及其母布林交

付臣等授之而歸伏惟
皇帝廟謨預燭噶爾丹之死其遺孽必走策旺喇卜灘
既遣臣等又容
諭行事之策無不符合遠邦感戴即擒逆賊祇獻西
北諸蒙古土魯蠻哈密等國大為驚異即臣等
亦不勝驚異伏
聖上威德廣播遐方臣等往來略無阻悞得
旨據常綬等奏言索噶爾丹之女而不與常綬等乃

特遣之人何以不索取而竟歸至吳爾占扎卜阿巴塞稜阿爾拜又何以不索取而來著伊等將不行索取併其行事原由逐一開明具奏至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執彼以來彼有何言一併開明具奏常綬等奏言 臣等六月十五日見策旺喇卜灘宣旨曰朕親率數路大兵出征噶爾丹此行但討先叛之人兵到爾境勿疑勿懼並不侵爾至勅中雖命爾興兵征噶爾丹但爾國鄰近哈薩克諸國為爾

之仇恐兵興乘隙失爾妻子至噶爾丹下人離散

在爾地者亦有之如有願歸我者即付我等如在

吾地有願歸爾者告於往差大臣記明來奏諭畢

策旺喇卜灘言乞諸大人少待聲息至歸人之

事請俟我奏使格色爾歸來不能即付臣等又

見策旺喇卜灘言台吉令我等少待我等已待

數日矣或與或不與竟無決絶台吉如與我等

則我等携之而去如不與則我等奏之

皇上矣策旺喇卜灘言丹濟拉已逌至中國不必言矣
請以噶爾丹之子相付鍾齊海乃無用之女噶
爾丹乃已灰之骨我土風俗不以為讐不便相
付臣等言中國律例大凡叛人不存其後不留
其尸必窮究掃除
皇上親統大軍特出征討若不獲此必不中止今台吉
不與則台吉前所奏擒敍噶爾丹之語大背而
前此台吉奔走之勞皆虛矣當細思之至歸我

之人何必待格色爾當即交發我等策旺喇卜
灘言噶爾丹乃我仇人我既執其子界之無用
之女已灰之骨豈復有所愛惜但我土風俗與
無用之女已灰之骨為仇人必唾之故不畀爾
等至歸人之事應俟格色爾不能即與以是為
詞竟不之與臣等聞吳爾占扎卜色稜等在策
旺喇卜灘所謂策旺喇卜灘曰目下噶爾丹地
方來投台吉者皆我之仇俱應畀我至欲歸我

之人亦應併畀我在我土者有欲歸爾之人台

吉可語我奏之

皇上策旺喇卜灘言給人等事當待格色爾不能即與

前言已畢夫復何言臣等言台吉所給之人既

欲待格色爾相付則我等待之策旺喇卜灘言

我有當奏之事故差格色爾往奏不能遽授爾

等臣等又見策旺喇卜灘言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噶爾旦多爾濟等俱歸降

皇上已極顯榮青海衆台吉今皆已降台吉乘時歸
主倚之爲生必極顯榮與衆迥異矣策旺喇卜灘言我
自始至終盡悃誠而事
皇上即今亦但仰戴
皇上而已是以我不必效法青海衆台吉也我意中自
以爲所行已極善矣諸大人之出此言也豈以
我前所行有未善乎臣等言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等歸降

皇上已極顯榮台吉果歸降
皇上倚之為生必更顯榮與伊等逈别如衆人皆降至於顯榮台吉獨如此能安處乎況哈薩克國與爾為難我等此言大有益於台吉者也良時不可失故我等陳其所見如此台吉當深思此言
策旺喇卜灘言總之但以悃誠事
聖上而已不必效法他人也續執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交付臣等臣等語之曰當將伊拉古克三庫

圖克圖下人全交我等爲是策旺喇卜灘言請以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及其諸弟相付他人皆無用之人不必交與臣等語之曰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乃本朝之人其下人亦不可不與其諸弟諸子妻妾下人及降我之格壘沽英之子吳巴什之妻俱畀我爲是策旺喇卜灘言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乃爲首之人併其諸弟付爾等足矣其他皆無涉之人不必相付遂將伊

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其弟托博克孟克里及噶爾丹之子車陵三魯卜其母布林及程貝臧布保母察罕交付臣等又達爾扎納親哈什哈之妻色稜達什訴於臣等曰

聖上使我與丈夫完聚故與吳爾占扎卜之母一齊發放今聞我丈夫自哈密擒解

御前乞大臣帶我歸去與我夫完聚臣等遂諭之亦攜之而來問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供曰蒙

皇上恩恤小人因前蒙
世祖皇帝有准我去往隨意之
旨且水土不服故不奏
皇上而往青海我問之達賴喇嘛第巴當往何處為宜
彼令我當往厄魯特去又值噶爾丹遣使人喇
馬扎卜來召我是以往歸噶爾丹聞噶爾丹至
杭愛左側游牧我曾往語之曰爾於此地游牧
大不是矣

皇上遣侍衛克什圖使於噶爾丹之時我曾遣人名雲端者請
皇上安且陳奏我來此之故後在克魯倫
皇上差阿喇卜灘之兄宣
諭溫古我曾謂噶爾丹當差好人遵奉
聖旨為是噶爾丹破敗之後我又差人名羅卜臧喇什者請
皇上安陳奏衷情在古爾班賽堪地方待之三月我差

人不歸故往歸丹濟拉被往征丹濟拉之兵所

擒不能負荷

皇上洪恩罹此大罪應作何處治一唯

聖斷我有何辭因臣等與策旺喇卜灘言詞繁多欲俟

到京之日再奏是以僅將執噶爾丹之子伊拉

古克三庫圖克圖之事奏

聞今奉

旨着將臣等行事始末逐一奏明謹奏

上命議政大臣會議具奏至是會議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孟克里托博克三人擬凌遲程貝臧布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徒弟羅卜臧多爾濟二人擬斬婦人布林察罕白噶爾旦多爾濟處帶去鄉導諾木齊交該部得

旨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孟克里托博克凌遲處死程貝臧布暫緩決有要言問之令即取來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之徒弟羅卜臧多爾濟隨其師而

行與彼無涉著免死布林察罕兩婦人鄉導諾木
齊交該部議政大臣又奏曰先是侍衛巴布希津
巴遇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刼掠褫裸之時托
博克與皮裘及馬一匹使巴布希衣之而歸為
此奏
聞得
旨托博克暫緩淩遲問托博克果真則宥之尋解伊
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到後集諸王以下蒙古王

文武大臣官員喇嘛於黄寺磔誅伊拉古克三
庫圖克圖孟克里問托博克給巴布希津巴表
馬是實免其死
命免鄂爾多斯處分照常叙功理藩院奏鄂爾多斯
運米坐塘遲悞議將王董羅卜貝勒顧祿什希
卜貝子根都什希卜公杜稜等革爵
上曰鄂爾多斯兵丁雖有遲留後各皆効力無所失悞
王董羅卜等俱從寛免議罪仍照常叙功

以鎮國公蘇努為貝子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從軍三次大小臣工著各加一級鎮國公宗室蘇努三次從軍於烏闌布通之役左翼出戰又甚力衆所共知公蘇努著陞一等為貝子仍留都統任爾等可即宣旨

乙丑

命叙昭木多破賊功為上上等兵部奏曰先是大將軍公費揚古以昭木多臨陣京城右衛西安衆

官兵每人給功牌二次交在臣部臣部請
旨或作一次叙或作兩次叙得
旨著作一次叙敵人游牧而來驟到即奔此可謂之
擊敗乎所謂擊敗敵人者擊敗堂堂正正相持不
動之敵始謂之擊敗也欽此請將此一枝兵作上
上等軍功議叙奏入
上從之
丁卯

西寧總兵官韓弼奏報赴
闕請朝青海諸台吉入邊日期韓弼奏曰恭惟
皇上德威遠播聲化覃敷溥天之下莫不來朝獨有無
知賊寇噶爾丹螳臂當車肆行悖逆大小臣工
或以為當勦或以為不當勦議論不同
皇上神謀獨斷上協
天心
親行征討寇隨勦滅若非

天地篤生神聖之人烏能如此生殺中竅

浩浩蕩蕩頃刻之間建立大勲自此之後天下之人

益仰戴

威德而抒誠恐後矣前

聖駕往巡寧夏青海諸台吉即奏請赴

行在朝見

皇上念遠方蒙古炎暑來朝恐水土不宜

特諭立秋之後來京入

覲諸台吉欽遵前
旨呈報入邊日期臣仰體
皇上柔遠之心思外方蒙古初至我疆不諳條例偕西
寧道劉殿衡預在鎮海營關口會同
欽差喇嘛都統等候之於安門之地為首台吉扎什巴
圖爾彭楚克等大小台吉率其部落頭目而來
於九月十八日進邊口後臣等即集諸台吉宴
之至西寧後又集於公衙門宴之給以猪羊牛

酒等物撥標下官兵送至莊浪交涼州總兵屬下官兵挨次遞送諸台吉至西寧讌會之日官兵壯庶無老無幼皆言

皇上威德蓋天故能統一萬邦亘古以來未有如

今茲之隆盛者街衢喧頌除將諸台吉來降蒙古數目查明依例造册送理藩院外謹以諸台吉入邊日期奏報

命下所司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黄譽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十七

十一月甲申

命議敘督運諸臣時吏部請議中路西路督運于成龍王國昌等罪

上曰于成龍王國昌李鈵喀拜辛保范承烈喻成龍此役俱有効力之處從寛免議罪仍着議叙於是于成龍等七人入謝

恩奏曰臣等庸劣無能轉輸多悞自分莫逃罪譴敢
云有裨軍需乃
皇上功邁古今量同天地生全
曲賜議叙重加凡此格外
殊施真屬從來異數拜
恩踴躍陳謝悚惶具奏尋兵部奏曰中路西路宜更
三路軍糧得以運到者皆
皇上神謨內斷指示周詳克奏大勲運米官員有何勞

勸但

皇上念此輩効力特霈

恩綸許其議叙則總河于成龍安徽廵撫李鈵甘肅廵撫喀拜山東廵撫王國昌督捕侍郎喻成龍刑部侍郎辛保内閣侍讀學士范承烈等俱係總督運務大臣應加四級至三路運米塾道官員内專管一事者亦有之兼理兩事者亦有之効力一次者亦有之効力兩次者亦有之身往

効力又捐助馳馬車輛者亦有之伊等効力多寡不同而所到之地又有遠近不便一概議叙應將中西兩路運米墊道官員分為四等議叙寧夏運米官員分為兩等議叙至扈從

御營官員所到地方亦與運米人等一例議叙運米而又墊道者兼理兩事應視其所到地方加一等議叙効力兩次者一次視其所到極遠驛站議叙外其一次不論所居何項俱加一等議叙

監押三路銀米緞茶車輛及牧馬守米人員雖
非專管運米者但彼親身既經效力亦應視其
所到地方議叙運米塹道官員內有急公捐助
車騎者視其所捐數目議叙至噶禮在衆人未
到之初運米先到奉
旨准先陞用應將噶禮一同先到之人雖在二等亦
俱以一等議叙原任巡撫布顔努原任副都統
色赫布政使劉暟贊善宋大業鳴贊薩克蘇俱

奏

旨記名之官其內在二等者亦俱以一等議叙將伊等議叙時各視所到地方分等一等者扈從

御營阿達哈哈番栢天祐等八人中路第三十站至第三十九站專管運米廬鳳道佟毓秀守備盛天祉等五十一人中路第二十三站至第二十七站運米而又墊道正黃旗佐領李樹德河南學道張仕可饒州府同知李育德等四十人西

路第三十站至四十八站運米御史勒貝員外

郭璟等二十八人自寧夏運米至郭多里巴爾

哈孫等地方者運到叅領郭朝楨佐領于起鳳

等二十二人以上一等人員内現任官以應陞

之缺即用其大寮無應陞即用之缺應加四級

其候缺考職者缺出即用功加外推者以守禦

所千總用革職降級者復原官原級効力閒散

人員授五品頂帶禜身二等者扈從

御營通政司左叅議鮑復盛等六人中路自第二十五站至二十九站專管運米御史顧素郎中甘文炳等四十一人中路自第十六站至第二十二站運米而又墊道阿達哈哈番于永裕等四十人自寧夏運至船站阿達哈哈番吳會督捕司務德明等二十三人以上二等人員内現任官加三級候缺考職者補官之日加三級功加外推者以衛千總用革職効力人員給六品官

項帶榮身三等者扈從

御營鑾儀衛治儀正張國勲等三人中路第十六站至第二十四站專運濟東道朱士傑開封府知府張國卿等四十六人中路自第八站至第十五站運米而又墊道東昌府知府侯居廣安慶副將韓世臣候缺同知李梅等七十二人西路第十六站至第二十三站運米御史色徳禮等十八人以上三等人員内現任官加二級候缺

考職者補官之日加二級罷職隨旗上朝者亦加二級功加外推者以營千總用革職効勞人員給七品官頂帶榮身四等者扈從

御營直隷巡撫標下千總李進等二人中路自第八站至第十五站專運博興縣知縣陳之琦等十八人中路六站至七站運米而又墊道守備張龍貴等五十四人西路第十三站至第十五站運米員外桑格等四十二人以上四等人員內

現任官加一級候缺考職者補官之日各加一
級功加外委者以營把總用生員准入監革職
効勞者給八品官頂帶榮身至中西寧夏三路
專管墊路押護米車守米牧馬員外王登魁佐
領吳汝翼遊擊郭榮副將劉官統張文煥及候
缺革職功加外委人員貢生監生生員兵夫工
匠閒散人等人各不同効力亦異或加級或紀
功或以營千總把總用或給頂帶榮身請逐項

詳盡不遺纖悉至應議叙官員内捐助馬騾二匹者紀録一次八匹者加一級駱駝一頭作馬二匹或車八輛作牛四頭或羊四十羫作馬一匹有多捐者照所捐數目議叙如此各隨勞勤議叙則凡効力急公官員無不蒙

皇上浩蕩之恩矣奏入

上曰運米機宜雖朕所指揮但于成龍率先効力數次著加四級仍授一拜他喇布勒哈番色黒著還其

副都統之職布顏務以侍郎用餘如所議

丙戌

命吳巴為一等台吉管部長事理藩院奏言喀爾喀部長一等台吉默爾根帶青車陵病故其缺應補據其次子噶爾馬扎卜呈稱我父遺言使我繼襲曾語默爾根濟農王顧祿什希公蘇泰伊爾登以此兩部長為証其長子吳巴呈稱我父病後使我管旗務給我祖遺佛像銀盆為據出

征噶爾丹時我曾領兵前往我父病篤我母及弟𦢊父而致書於蘇泰公使之為証查王貝勒公台吉部長俱長子承襲應將車陵部長一等台吉使吳巴承襲

上從之

己丑

使甘州駐防官兵歸西安大學士伊桑阿等為西安滿兵一千原留將軍孫思克軍前駐防甘州

請暫戍蘭州

上曰今邊境無事西安滿洲官兵留戍甘州者著復歸

西安

戊戌

命以什喇卜額爾克叛裔即賞給捕獲之台吉博羅

烏納罕等理藩院奏曰前台吉什喇卜額爾克

妻呈稱憨都叛逃時帶我屬裔三隊而去王彭

蘇克納木占公車卜登等共分之乞

皇上收取此項屬裔給還於我臣部遣員外博羅叩往
從之今博羅叩覆稱查什喇卜額爾克屬裔貝
子阿南達旗下有羅卜臧陶賴等十三戶公車
卜登有班達爾沙阿思布卜等八戶王納木扎
兒有班扎爾等十三戶烏拉哈達地方有色稜
等二戶趨食還伊等人戶及什喇卜額爾克之
妻同居顧禄二戶共三十八戶五十七丁一百
五十五口交正白旗游牧章京多爾濟扎卜其

納木扎兒王旗下台吉巴哈阿海彭蘇克王旗下台吉博羅羅卜臧額爾德尼阿海博思烘綽罕俱在克魯倫河外古爾班地方王彭蘇克帶我往古爾班之薩喇什保台地方覓之不見已經從去王彭蘇克言雪大天寒不知去向難以尋覓請從此歸我差人緝獲再報查王納木扎兒遣人於博羅烏納罕而博羅烏納罕已徙至俄儂羅卜臧額爾德尼阿海等言憨都逃去時

王彭蘇克差人令我等追勦我等即率兵往追及之於俄儂之地與戰收其屬裔俟我等往請
上安候
旨再給令問王彭蘇克言憨都逃去時我差護衛穆扎噶爾於博羅烏納罕博羅烏納罕羅卜臧額爾德尼阿海巴哈阿海綽哈博思烘等領兵至俄儂地方追及憨都與戰而擒之此雖什喇卜額爾克屬裔俱欲叛歸噶爾丹偕憨都逃出與

我等交戰之人應給何人一唯

上裁查博羅烏納罕等所有什喇卜額爾克屬裔皆與

憨都同叛往投噶爾丹博羅烏納罕等率兵追

戰擒回之人不得與尋常離散者比應將此屬

裔俱給原捕台吉博羅烏納罕羅卜臧額爾德

尼阿海巴哈阿海綽哈博思烘等

上從之

己亥

王布特達阿卜廸遣使進貢理藩院奏言王布特達阿卜廸䟽言致心合掌長跪謹奏

至聖皇帝陛下

勅書及賜幣六端主事保住薩哈連等賫到不勝懽忭第五代達賴喇嘛剏詣上邦以來敬奉

主上有裨道法臣亦竭力自効於

天朝去歲

嚴㫖下頒臣殊為憂慮今欽差保住來宣

皇上溫綸臣又無任踴躍蒙如此慰安大惠誠無時不
銘刻於心也此王布特達阿卜迪感戴恩賜覆
奏之意無庸議又疏言噶爾丹作亂骸骨皆至
聖明之前從此禍亂之本除矣神威如天鼓之聲震驚
宇内逢此大凱特進織字手帕喇嘛宗喀巴像
巴咱爾班達喇納佛像邁達禮佛像上獻之後
伏乞
天開淨目為之照鑒此王布特達阿卜迪因滅噶爾丹

而除亂源獻手帕一幅佛像三身無庸議又疏言策旺拉卜灘自以所居地方近噶爾丹將來恐致興戎是以舉兵博碩克圖處逃人來言噶爾丹力已衰弱是以退兵達爾漢額木齊往能止兵與否

上乘普慧必能鑒察至策旺拉卜灘托爾古特等所行是非總祈

聖明息怒垂鑒此王布特達阿卜廸以策旺拉卜灘恐

噶爾丹來侵備兵之故具奏無庸議又疏言去歲青海各將徵稅人家放火焚燒之事皆數台吉所為
聖明必有所不悅矣噶爾丹之來否未實青海衆人共商屢差善巴陵堪布約噶爾丹旦多爾濟會盟於喀木巴爾喀木國小有動兵之事乙
聖明息怒垂鑒此王布特達阿卜廸以青海諸台吉為噶爾丹來侵而會盟遂征喀木巴爾喀木國之

故具奏無庸議又疏言欽差保住言

上命我見第六世達賴喇嘛但達賴喇嘛之身尚在坐

禪奉達賴喇嘛法旨一概叅見之事俱於九月

後出定之時故衆人放叅之事在十月二十五

日去歲曾經啟奏為諦穆庫圖克圖事蒙

諭保住賞以手帕一條整緞二端當使哈灘巴圖爾

仰體

皇上諭旨竭力謹遵斷不敢貳特奏此王布特達阿卜

廸以達賴喇嘛於九月後為出定之時賞諦穆
庫圖克圖綴足遣發哈灘巴圖爾等事具奏無
庸議又䟽言濟隆庫圖克圖尚未遣行故不及
諭諦穆庫圖克圖其賜物當於去時給之與張
家庫圖克圖一同遣發陸續遣發之意俱在欽
差口奏無庸議又䟽言畫匠雕刻匠遣二人前
去如有不會不能不如意則發回應將畫匠雕
刻匠二人暫留此地不用之時交後來使人發

回又疏言濟隆庫圖克圖以所居甚遠而
聖旨又甚重是以惶懼托言身病已極日久伏乞大加
慈憫勿及其身命此王布特達阿卜廸已於四
月內奏明津巴扎木素等帶濟隆庫圖克圖前
去亦無庸議又疏言班禪庫必兒漢之去未奉
諭旨應俟班禪庫必兒漢來王布特達阿卜廸
奏聞時再議又疏言博碩克圖濟農之子所娶
阿奴之女其原由已經奏明噶爾丹已死其國

民人俱已歸降
皇上僅此一女伏乞寬宥但噶爾丹抗拒
皇上為我師所敗兇逆賊寇情罪重大其女斷不可留
於青海務令解來已經差主事保住賫
勅前去矣今博碩克圖濟農若攜噶爾丹之女而來
請
上安奏求寬宥則
皇上矜恕或可寬宥噶爾丹之女而博碩克圖濟農不

親來請

上安顧奏反求王布特達阿卜廸代奏則噶爾丹之女不得留於青海務令解來臣部備文交目下王布特達阿卜廸來使發去

上從之後帶青和碩齊察罕丹津言其弟車陳帶青金塔爾之妻乃噶爾丹之女

皇上屢諭第巴令遣發噶爾丹之女第巴屢經奏請未蒙

皇上矜許但

聖主憐憫衆生殊眷顧實汗之子姓乞以臣弟車陳帶

青金塔爾之妻布木仍給配臣弟具呈到部為

之轉奏

上曰諭帶青和碩齊金塔爾之妻布木免其解送

癸卯

青海台吉扎西巴圖爾等來

朝

上御保和殿理藩院引青海扎西巴圖爾台吉圖謝土
代青納木扎爾額爾德尼台吉阿七滚布之子
彭楚克台吉等至
殿前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喇嘛商南多爾濟又引近
御座前叩見
上顧扎西巴圖爾等曰台吉爾父顧實汗自
太宗皇帝至今歷來進貢輸誠已久今至爾身往來不絕
朕至寧夏時遣喇嘛商南多爾濟并大臣至爾處

令爾等來覲爾等即遵朕旨欲來陛見殊屬可嘉

朕若即於寧夏候爾等來恐天氣炎熱爾等未便

故云俟秋涼時令爾等來朝爾已年高遠涉至此

可行抱見禮扎西巴圖爾台吉膝行至前躬捧

御膝又以雙手捧

御手加額奏曰臣係邊塞山谷草莽小人蒙

皇上念臣祖父命臣前來

陛見臣竊懽忭而來見

聖駕臣身並無纖毫爲

皇上効力之處

皇上如此恩榮眷顧不勝欣躍竊懼臣福薄安能受

皇上如此洪恩異數此後惟思所以報

皇上豢養之徳耳

上曰朕並非威懾爾等前來念向日道法合一所行和

好故令爾等前來爾即能應命朕甚喜悦不但爾

等即四十九旗部落七旗之喀爾喀小台吉等朕

俱以客禮待之

上又曰朕巡行寧夏令爾等來朝之意不過欲令天下生靈各得其所乃朕本懷朕何物不備且朕之尊不在爾等來否朕所望於爾等者此後務體朕心各遂安全庶克副朕好生之至意耳扎西巴圖爾

奏曰

聖諭誠然非臣等微末小人意見所能及真降生聖帝以治斯世既致衆生於昇平復宣佛法之幽秘經

典之深微無不備悉臣等微末小人向未知
皇上聖明如此嗣後臣及子孫惟有圖報
皇上隆恩於萬一耳商南多爾濟引至坐次叩頭謝坐
訖排宴奏樂
上曰台吉爾巴年老放心飽食若不食朕亦不悅扎西
巴圖爾奏曰臣今日獲覲
至聖皇帝不勝懽忭然亦不意
皇上如此寵遇既蒙如此寵遇敢不飽食

上曰噶爾丹朕亦未嘗先加征討因彼屢侵邊境邊民
不安朕方征討朕性從不以威武臨人扎西巴圖
爾奏曰
皇上神聖剿滅噶爾丹天下生靈皆得安業臣等久聞
皇上神武仁德欣慶靡既今臣等蒙
皇上洪恩得以共享昇平因合掌頓首
上命扎西巴圖爾陞陛近
御座前即於跪處

親賜酒又名納木扎爾額爾德尼彭楚克
親賜酒俱跪受而起退至陛側叩頭飲訖其彭楚克喇
布灘等台吉十七人俱名陛陛令侍衛賜酒其
在
殿外列坐寨桑等俱名入
殿令侍衛賜酒畢
上回宮尋商南多爾濟自
大內捧

賞賜物件出以
上用帽一頂素珠一串貂鼠𤢯裘一件補褂一件黃帶
一條白金五百兩
賜扎西巴圖爾傳
諭曰爾等自祖父以來世奉職貢其來已久故此番
加意優錫以寵爾歸所賜者無非進見之儀耳此
銀五百兩可暫為爾在京日用之費又以
上用帽袍褂帶白金二百兩

賜納木扎爾額爾德尼彭楚克其餘台吉等俱

賜白金五十兩又

諭曰此外仍造衣賜給爾等扎西巴圖爾台吉等奏

曰臣等邊土螻蟻蒙

皇上寵命厚賜不勝懽忭弗獲措詞如此

厚恩隆賜因有生以來所未覩即夢寐亦未之及

皇上厚恩何以仰報臣等惟日夜向佛天仰祝

皇上萬壽無疆耳奏訖因率衆叩首謝

恩

十二月己酉

命叙翁金擊賊官兵功為第二等先是西安副都統

祖良璧奏言翁金地方遇賊夷來刼輜重即飭

官兵排列砲鎗執長鎗木棍殺入自卯至巳放

鳥鎗三四十回發矢十餘枝賊夷大敗向西北

而走即督滿漢官兵同叅將張憲載率綠旗官

兵追殺二十餘里

上命在事有功官兵着分別議叙具奏至是部議應叙為四等軍功
上從優改為二等
辛亥
命議都統公彭春等不收回遺兵罪兵部奏言都統公彭春原任都統拖沙喇哈番伊勒慎不撥將領全收馬疲步行人等帶回僅交於護軍校祁禄致彭春本隊護軍驍騎桑格等十八人並無

踪影殊為不合查定例內凡攻城野戰不携出陣亡將卒遺骸分戰督戰大將俱罰俸一年應將都統公彭春拖沙喇哈番伊勒慎比照此例各罰俸一年但彭春伊勒慎於昭木多之戰擊敗敵人應免罰俸一年不准論功鑲白旗桑格佐領下署護軍校馬爾泰俱係特留為首領收回馬疲步行人等之人乃不將交付伊等之護軍收在一處而行縱之使前零星留落致無踪

影殊為不合本當照護軍校驍騎校不舉出遺骸之例治罪但係護軍應鞭責八十查馬爾泰有昭木多之戰功應免責不准論功得
旨依議桑格等俱從軍効力之人因諸將率領者不善死而失屍殊為可矜伊等照陣亡例給之身價
癸丑
命叙二等侍衛達魯肯等軍功為上上等兵部奏言鑲黃旗二等侍衛達魯肯三等侍衛濟魯喀博

富齊卓爾叨賚揚固博以和步軍校查布正黃旗二等侍衛倪喇凱三等侍衛穆克什塔繖張阿察木巴特哈正白旗二等侍衛森特黑衮謙藍翎侍衛鄂叩坤都倫法兒吉護軍校鄂諾分侍講禪布郎中桑格員外羅米近侍護軍校劉八十等俱以擊敗對陣敵人軍功牌呈部查達魯肯等乃特遣至大將軍軍前出戰之侍衛大將軍既稱伊等俱在纛前擊敗對陣敵人應給

伊等以本陣軍功等級侍講禪布等並非往統軍馬數内之官不准算功近侍護軍校向無議叙之例亦不准算功至大將軍沓言昭木多之戰厄魯特震慴於

皇上天威肝胆破裂抱頭鼠竄職遵

皇上指揮禦而敗之不能乗交戰之時生擒噶爾丹至今愧悔羞慙不意

皇上寵眷優擢為一等公不能當此

隆恩夢寐不安職有何殊勞職未敢請功也查

恩詔内將大將軍費揚古之伯已經優陞為一等公

既授費揚古為一等公無庸另議

上從之

乙卯

治將軍馬思喀等不急追擒伊拉古克三庫圖克

圖隨軍食羊瘦損罪先是閏三月馬思喀等使

隨軍羊隻至於瘦損

上以發議政諸臣議罪議政諸臣奏言馬思喀等本當

立治其罪但現在出兵俟歸時再議

上從之後六月間馬思喀等往追伊拉古克三庫圖克

圖不及而歸

上曰費揚古遣馬思喀等並不扣數限日輕行乃多發

官兵是以遲重不能追及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

著交議政諸臣議於是議曰查將軍馬思喀疏言

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大小二百許口馬二百

餘匹牛五頭羊八隻又報大將軍費揚古轉奏

曰一日行一百二三十里馬思喀明知伊拉古

克三庫圖充圖困窮已極遯去踪跡乃一日僅

行三四十里至九十里不等不急追尋伊拉古

克三庫圖充圖殊為不合又隨軍羊隻乃大兵

糗糧身為將軍不特委賢能將領小心交付出

寧夏六十里閒致三千餘羊疲損且為兵丁給

米事

詔旨下領不行宣諭諸軍殊為不合坐此情罪應將
馬思喀議政大臣領侍衛内大臣管滿洲火器
營大臣内務府大臣佐領加一級盡行革去巴
渾代齊什部鼐俱係議政大臣其奏章及大將
軍費揚古奏章俱開列其名與馬思喀同奏乃
不急往追擒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而隨軍羊
隻又不小心交付將領以致三千餘羊瘦損殊
為不合坐此情罪應將巴渾代所加二級削去

併罷其議政大臣都統管滿洲火器大臣以侯
上朝將齊什所加一級削去併罷其議政大臣
都統以佐領上朝將部鼐所加二級削去併罷
其議政大臣都統管滿洲火器大臣留前鋒統
領任宋住乃議政大臣而隨軍羊隻不小心交
付致三千餘羊瘦損馬思喀不將
諭旨傳諭諸軍而彼竟不提醒傳諭不合坐此情罪
將宋住所加一級削去罰俸一年米里布濫厠

將軍大臣之間將軍未傳之令擅自宣傳情罪殊為可惡坐此情罪應將米里布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班布爾善改換前供與巴渾代等順口抵飾殊為不合坐此情罪應將班布爾善枷號三個月鞭一百不准折贖正黄旗護軍条領禪布驍騎条領桑格正紅旗驍騎条領常明正紅旗護軍条領一等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加二級伊德渾鑲藍旗驍騎条領三等阿思

哈尼哈番佐領加一級西濟渾鑲黄旗前鋒叅領特古思正黄旗前鋒侍衛署叅領阿哈占正白旗前鋒叅領畢揚古里侍衛博福齊正紅旗前鋒叅領黑雅圖侍衛索爾孫鑲白旗前鋒叅領阿玉什侍衛黑碩色鑲紅旗前鋒叅領柯卜朔正藍旗前鋒叅領托和齊侍衛渾達禮鑲藍旗前鋒叅領噶爾吉山等口供不實俱附和巴渾代等坐此情罪俱應降三級調用查伊等内

禪布桑格常明西濟渾特古思畢揚古里黑雅圖阿玉什渾達禮喀爾吉山俱有加一級以伊等所加一級抵所降一級仍降二級調用阿哈占有加五級以所加三級抵所降三級仍留任托和齊有加二級以所加二級抵所降二級仍降一級調用伊德渾既附和巴渾代等又求額納布換其原供坐此情罪應革職將其所襲世襲職銜與應襲之人承襲額納布稱伊德渾求

彼換供是實應免議行營協領達爾扎等八人
審係無干應無庸議黑龍江將軍薩卜素總兵
官王化行等帶去羊隻不致疲損應免議同知
周之煥不小心飼羊又不聽將軍令往所指地
方應將同知周之煥革職趕羊將領綽欣代等
理應議罪但馬思喀等供未經專付伊等致羊
隻疲損皆我等之罪已自承當應將署將領綽
欣代等免議罪馬思喀等留於平樂城之羊一

千三百六十十隻既經總督吳赫變價奏訖無庸

議奏入得

旨著將馬思喀議政大臣領侍衛内大臣管滿洲火

器大臣俱革去從寛留其内務府大臣佐領巴渾

代所加二級革去仍降三級從寛留原任齊什所

加一級革去仍降四級從寛留原任郘雞所加二

級革去從寛留原任宋住所加一級革去罰俸一

年伊德渾革職從寛留任禪布等從寛免其調用

各帶所降之級留任米里布依擬處絞監候秋後處决班布爾善不准折贖枷號三個月鞭一百餘依議又

諭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曰此後行軍户部兵部總尉著於該部司官内特舉遣去武官署總尉永著停止該部司官雖經戰陣不得叙功如此則伊等為居中之人凡事俱從公矣以此交部永為定例爾衙門亦記之

丙辰

命坐塘廢官復還原職隨旗上朝兵部議叙坐塘人

員具奏

上曰坐塘人員僅議加級殊覺寃苦此内亦有從去年

坐至今未換者伊等坐塘日久馬於殺虎口更番

喂養運致米糧一應馳報事務略無稽悞伊等之

勞苦較倍於西路兵丁于成龍運米人員著將罷

職人員復其原官隨旗上朝

丁巳

以孫思克等捐助馬駝撥給營伍先是兵部奏言沿邊提鎮各率屬官捐助馬駝以備運砲運米之用今噶爾丹已滅北方無事此項捐備馬五百一十三匹駱駝三百六十頭仍給草料養之空糜錢糧而已應停給草料喂養原捐官員仍在任者各交還所助馬駝若陞任調用罷職者其馬駝各撥該營扣價報部奏入得

旨此事著會同户部議奏查前者將軍孫思克等疏稱對陣破鋭者無過子母砲砲子火藥等物甚重若非任重牲口不能隨軍速到乞令率屬官捐備馬駝每年春冬則在廐喂養夏秋則在野牧放該部奏言孫思克等捐備馬五百一十三匹駱駝三百六十頭夏秋則牧放春冬則照喂養營馬例給之草料准行在案此項馬駝春冬二季共需料四千七百一十四石二斗草三十

一萬四千二百八十束用價銀共八千七十八
兩七錢六分此項捐助馬駝該將軍總兵官等
既稱砲子火藥等物甚重若非任重牲口不能
隨軍速到應將此馬駝仍前夏秋二季牧放春
冬二季給草料喂養奏入奉
旨依議倘此項馬駝或查時或用時其數不實該管
官員俱著從重治罪
己未

命改訂
勅文授纂修方畧諸臣先是康熙三十六年八月二
十二日開局纂修
方畧命大學士伊桑阿等為總裁官其授諸臣
勅文交與内閣撰擬至是伊桑阿等撰擬
勅文進呈
御覽文曰
皇帝勅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朕惟自古帝王御宇成

功以斷惟力排羣議乃克有勲制勝在謀須動出萬全斯無失策故攘外乃以安内盪寇斯可寧人理則相因事非得已我國家肇造區夏混一車書功業懋昭聲靈遐暢朕纘承丕基孜孜圖治惟期海隅向化使世登熙皥時慶諴和乃厄魯特噶爾丹恃其險遠輒肆跳梁藉喀爾喀搆怨為名擾我邊陲侵我内地屢經懲創而頑黠不悛叠沛恩施而負固自若朕思邊徼一日弗寧則民生一日不

靖與其每歲遠防曷若一勞永逸爰親總六師三臨絶塞踰越險阻衝冒炎寒深入不毛之域直窮大漠之鄉仰賴

天地

祖宗之靈

社稷之福克殄巨憝掃清蟻聚寰海自此昇平人民得以休息是用益切勵精勤求化理而諸臣咸謂進勦機宜悉出朕躬指授一時稟命密議罕傳諸路

行師勞心最久若非宣付史館無以垂信將來再四懇陳從所請於康熙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開局纂修特命卿等為總裁官卿等督率在館諸臣次第詮訂資衆手之編摩藏三征之令典豈曰鋪揚簡策用張撻伐之威庶幾昭示來兹不忘艱難之自卿等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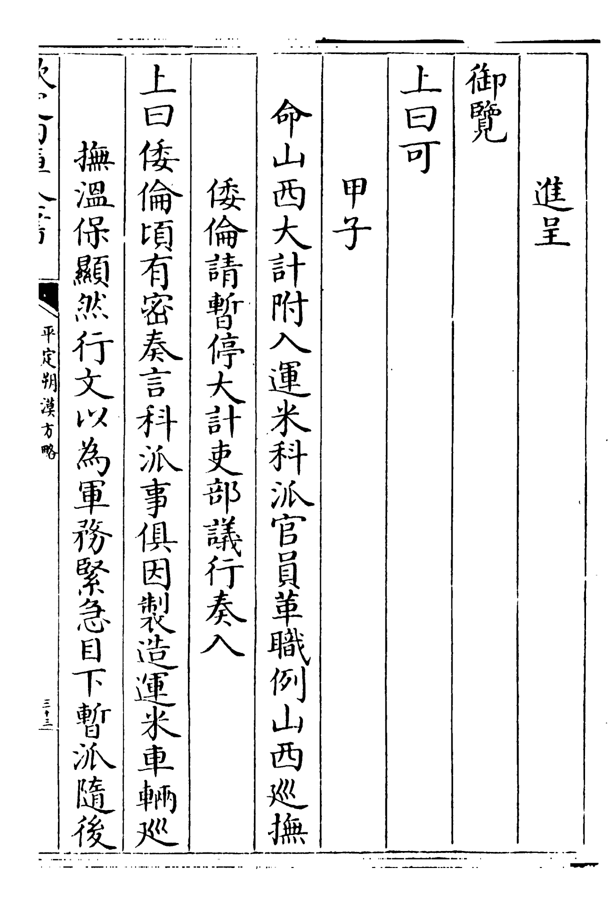
上覽畢諭曰文内有成功以斷惟力排羣議乃克有勳制勝在謀須動出萬全斯無失策之語雖係實事

然因朕洞悉其情故不從衆意獨斷而行僥倖得當耳若必以此為是可乎後若倣此必致窮兵黷武矣伊桑阿等曰

聖諭極是

皇上聖明洞鑒方能得當若意稍扞格所見不到誠不可謂之萬全

上曰此數語著刪改進呈伊桑阿等將成功以斷數語改為欲億兆永底於時雍必遐荒無間於聲教



進呈
御覽
上曰可
甲子
命山西大計附入運米科派官員革職例山西巡撫倭倫請暫停大計吏部議行奏入
上曰倭倫頃有密奏言科派事俱因製造運米車輛巡撫溫保顯然行文以為軍務緊急目下暫派隨後

即還而准徵之其時太原府有部員在是以償還他處雖未償還而除公務取用外餘銀俱貯庫內即今湖廣協解十八萬兩仍存庫內如中路運米之車朕撥部官動支庫銀製造直隸河南山東不造車地方大小官員捐俸及衙役工食以買馬騾並不科派民間前在大同溫保來見奏此科派事朕謂錢糧若難卒辦何不預奏爾若急請餉銀立動附近錢糧解往何不及之有溫保竟不能對然

大家恃彼地餉銀不預動內帑至於科派此所派者原為公務並未入己尚有可原但其時州縣官員豈無借此多派者乎大計所關重大仍著舉行舉行之時將伊等附入罷軟內革職伊桑阿等奏曰

聖諭極是退斥不肖則地方之民心始安矣

丙寅

命撤回湖灘河朔等處三路坐塘人員以應得之缺

補用先是兵部以湖灘河朔等處三路坐塘人員議敘具奏

上曰西路坐塘有罪人員俱還原品隨旗上朝而現任情願效力人員反止加級所議者輕著重議來奏

部臣覆議敘入奏

上曰此內自備馬匹情願前去者議叙處仍薄噶爾圖等乃革職之人伊等俱還其原品而現任官員情願效力前去坐塘自去冬至今尚未更換勞苦殊

甚該部止加以一級所議未稱因笑曰朕凡事俱欲從公西路武弁以其行事訴之大將軍為之達部于成龍等又為彼同運人員申說而無一人為若輩言者朕若不言誰為若輩言哉果論効力則若輩亦大効力矣朕意以為若輩仍以應陞之缺先用殆無不可也伊桑阿等奏曰

聖諭甚公論其効力以其應陞之缺先用固宜

庚午

上大閲於玉泉山因以示來朝之青海扎西巴圖爾等

是日於玉泉山西南曠處列八旗紅衣大砲等

火器及馬步鳥鎗軍士其護軍驍騎按旗分為

三隊且設兩翼後殿而陣焉

上躬擐甲冑徧閲畢登玉泉山之南岡御黄幄三鳴角

擊鼓步軍舉鹿角火砲諸軍並進金鳴衆止砲

火齊發如是者九進止第十次砲聲連發而火

器營馬步軍亦徧放連環鎗毫無間斷聲震山

谷眾各收軍士復歸本陣隊伍精嚴旗幟顯赫
其來
朝之青海台吉扎西巴圖爾等衆俱相顧戰慄驚嘆
曰
天朝兵威精嚴堅鋭如是可畏也我輩生長沙漠窮荒
不惟目未經見即耳亦未曾聞兵威如此所向
又何敵不克乎
臣
謹按青海諸台吉乃四厄魯特之一支也

自其祖顧實汗以來雖累世遣使貢獻然未
嘗親身赴
闕
朝見
皇上既剿滅其種類厄魯特噶爾丹
天威震於絕域於是先遣使說之扎西巴圖爾等即悚
懼來朝
皇上惻然軫念顯示懷柔至意面加

温語以慰勞之又廷宴厚賚以喜悅之扎西巴圖爾等得沐
浩蕩之恩無不自悔其來之後者今復示以大閱
上躬擐甲遍閱軍馬精銳器械輝煌隊伍嚴明進止有度且鎗砲之聲轟雷掣電時扎西巴圖爾等皆驚懼戰慄無不嘖嘖嘆異
皇上恩威如是不但扎西巴圖爾等傾心靡服彼歸傳語其下亦莫不戴

德畏威

皇上神謨妙略誠御外之道之至神者也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十七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十八

康熙三十七年正月辛巳

命授青海諸台吉封爵

上諭議政諸臣曰扎西巴圖爾等應授封爵著議政諸

臣詳議具奏議曰恭惟

皇上聖謨廣運神武懋昭普天同慶四海協和有生之

倫咸得其所雖古昔帝王莫之能比西寧外厄

魯特扎什巴圖爾台吉乃青海台吉之統領也

今聞

皇帝至仁盛德傾心嚮化土謝圖帶青額爾德尼納木

占台吉彭蘇克台吉率其所屬誠心歸

皇上之化當封何爵伏候

上裁奏

旨封扎什巴圖爾為親王土謝圖帶青額爾德尼納

木占為貝勒彭蘇克為貝子

壬寅

命授喀爾喀扎薩克台吉索諾木伊思扎卜封爵

上諭理藩院曰蒙古諸王台吉軍中殊為効力坐塘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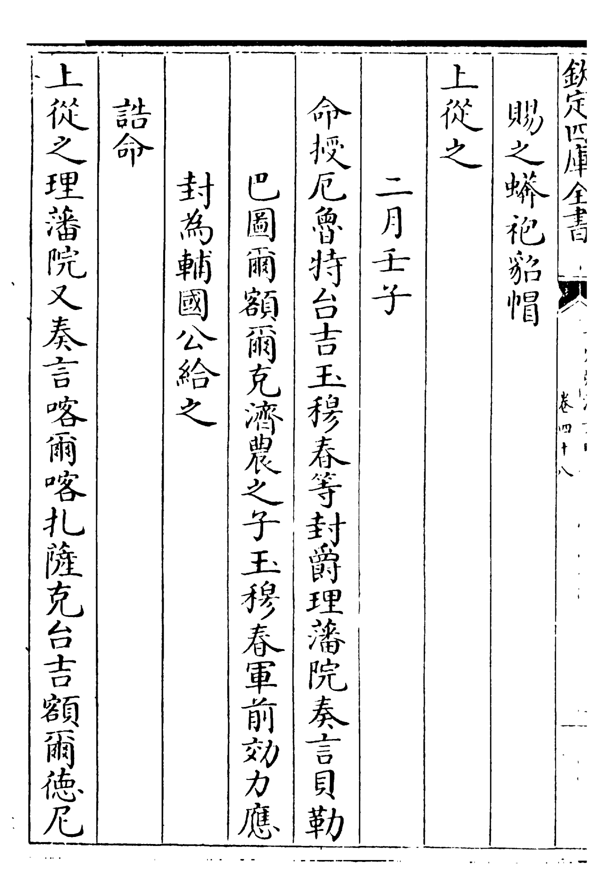
米捐助牛羊俱著一併議奏議曰喀爾喀扎薩克

台吉索諾木伊思扎卜軍中効力應封為輔國

公給之

誥命喀爾喀台吉哈米爾帶青巴圖爾亦在軍中効

力應封為一等台吉



賜之蟒袍貂帽
上從之
二月壬子
命授厄魯特台吉玉穆春等封爵理藩院奏言貝勒
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子玉穆春軍前効力應
封為輔國公給之
誥命
上從之理藩院又奏言喀爾喀扎薩克台吉額爾德尼

旗下台吉沙魯伊兒都齊疏稱前賽音諾顏十三男之後人俱已為部長在本地行事有納木扎兒阿海吳巴什部長蘇達尼部長兩人臣較之差大今此兩部長仍為部長臣遭尼魯特憨都台吉之刼掠諸物缺少今臣所有百人而已土謝圖汗與噶爾丹交戰時托多及我兩人與戰兩日後又與侍衛阿南達同行在昭木多地方擒賊手傷而仍前進復偕大將軍追噶爾丹

今惟臣一人未得品級為此轉奏
上以沙魯伊兒都齊効力行間勤勞頗著著授為一等
台吉仍賜蟒袍貂帽
安揷降人厄魯特憨都理藩院奏言將軍孫思
克解到厄魯特蒙古憨都本身及其妻併一女
男子六人婦人一人共十口問之憨都答曰我
乃杜哈爾阿喇卜灘覲凡噶爾丹族姪烏闌布
通之戰與噶爾丹同敗於

王師奔回之後我謂吾弟阿喇卜灘曰噶爾丹與策

旺喇卜灘兩人交惡相攻我輩居此無用當另

居一地遣使於

皇上及達賴喇嘛以和噶爾丹策旺喇卜灘之爭否則

大家各居我兄弟言定誓不以告一人乃吾弟

阿喇卜灘背誓以此故告之噶爾丹我不便與

若輩同處欲避之另居而人少不能自立無可

柰何往投策旺喇卜灘策旺喇卜灘使我娶吾

兄達都虎之妻吾嫂不從意欲各居策旺喇卜灘謂我曰爾嫂與額爾克格隆通矣吾心以為我欲娶之而不可反與人通故恨之即以兵二百給吾兄達都虎原妻之子達爾扎令收之來達爾扎遂往殺其繼母焉策旺喇卜灘謂我等不聞之於彼併執達爾扎而禁之七年盡取我屬裔後噶爾丹敗於昭木多吾兄之子滚楚克率四十户人來投策旺喇卜灘策旺喇卜灘乃

釋我交吾姪滾楚克去歲十一月策旺喇卜灘
征哈薩克出兵之後思吾父吾身向來職貢
天朝盡歸
聖上我遂率屬下百餘户人内向逃來至齋爾納木地
方見吾弟阿喇卜灘住居彼地我欲率衆人逃
出而雪大子女多不能行故盡留衆人吾身僅
率此數人内來至巴爾庫兒地方遇郭帕白克
之回子我等忽見衆人形影恐係策旺喇卜灘

貿易之回子故令我下喇嘛一人諺告以達賴喇嘛使人領憨都等行路而郭怕白克執我送將軍孫思克解部我等特來歸

聖上我三子死於路現在十口到此

上賜憨都羊裘貂褂傳

諭曰爾來歸朕殊可憐憫帶來屬裔雖少而爾乃顯者之子朕仍照爾地授爾為台吉附鑲黃旗察哈爾内阿喇卜灘所屬馬穆馬穆特等佐領中安插

暫留爾數日遣爾起行隨又傳

諭憨都曰爾頗甚不嘉爾可往察哈爾地方馬穆馬

穆特皆爾同處之人且暫居於彼俟有厄魯特來

同之來其時給爾牲口

三月己卯

遣使諭策旺喇卜灘策旺喇卜灘遣使進疏云伏讀

中外遠邇總為一體其於道法有益者即褒䘏

之逆行者即懲治之之

旨因達賴喇嘛涅槃之事未悉是以凡事不能明奏

今細思

諭旨第巴於内外諸事全然不堪其在内之不堪者

云何舊例以能掌教者使之掌教自宗門以來

至普通菩薩海潮大士無不如是達賴喇嘛圓

寂之事匿之不宣鈞是師弟也而斥正傳之聖

徒班禪自尊其身有玷道法詐稱達賴喇嘛法

旨以混亂七旗四厄魯特至今未定生事往犯

天朝想已洞鑒之矣恐好事樂禍如此此等諸禍正未有已也前奉
諭旨有云兩聖掌宗門之教相敬已七十餘年其時法無玷而道蕩平凡宥於教中者皆得安樂衆皆知之祈
大君睿鑒現在兩聖性體不愆宗門法律無玷使衆生爭自濯磨不勝幸甚嘗有陳奏所見毋得忌諱之

旨是以抒情明奏

上差内閣侍讀學士伊道侍讀常明親隨侍衛喇什二等侍衛克什圖三等侍衛津巴為使往

諭策旺喇卜灘

勅諭文云

皇帝勅諭台吉策旺喇卜灘曰覽爾疏言第巴掩匿達賴喇嘛圓寂之事斥聖徒班禪而自尊有玷道法好事如此恐禍正無已又爾所遣彭蘇克喇木扎

木巴多爾濟寨桑口奏爾之言云第巴監禁聖徒班禪不使人見奉事紅帽兩喇嘛名德爾端多爾濟扎卜者即現世達賴喇嘛化身亦以是兩喇嘛之言謂之達賴喇嘛而已並非聖徒班禪之言是以可疑第巴壞宗門之教罪不可容今即本朝亦護持宗門之法為達賴喇嘛班禪庫圖克圖之施主相敬七十餘年第巴原係達賴喇嘛執事下人因軫念達賴喇嘛欲使扶持道法是以優封為土

伯特國王乃以久故之達賴喇嘛詐稱尚存以欺衆唆噶爾丹興戎所行不軌今又奏稱俟班禪庫圖克圖往覲之時奏明而又不遣班禪致書求汝勿遣覲此則其情已極昭著矣爾使彭蘇克喇木扎木巴多爾濟寨桑等到時正值青海諸台吉及西寧口外各寺廟囊素俱來朝在京又遇年節各地方部落蒙古諸王貝勒台吉俱在闕第巴不禮班禪庫圖克圖常加謗毀此彭蘇克喇木扎木巴

多爾濟塞桑所目擊爾台吉可詳詢彭蘇克喇木
扎木巴多爾濟塞桑自知也爾所奏良是爾抒真
情思為宗門之教班禪庫圖克圖之事而効奏第
巴朕深許之為此特差内閣侍讀學士伊道親隨
侍衛喇什二等侍衛克什圖内閣侍讀常明三等
侍衛津巴為使以伴勑例賜御用綵緞十端

壬辰

以厄魯特投誠官兵隸察哈爾旗分内大臣索額

圖等奏稱歸併鑲黄旗察哈爾旗分者厄魯特散秩大臣諾爾布一佐領阿拉卜灘屬人一佐領也其諾爾布佐領下乃一等侍衛圖克齊二等侍衛哈爾巴達木巴三等侍衛鄂羅思藍翎卜貝羅卜臧達什五品官滿濟壯丁一百九人僕從五十一人喇嘛四人以驍騎和托羅克為驍騎校領之其阿拉卜灘屬人佐領下係二等侍衛馬穆三等侍衛達克巴臧布四品官噶羅

卜臧壯丁一百七十四人僕從二人喇嘛五人
以四品官噶羅卜臧為驍騎校領之歸併正黃
旗察哈爾旗分者散秩大臣達木巴一佐領頭
等侍衛多爾濟塞卜騰一佐領也其達木巴佐
領下乃頭等侍衛津巴車爾貝三等侍衛津巴
藍翎索諾穆雅克錫齊倫七品官和代達空海
虎爾海壯丁一百三十五人僕從十八人喇嘛
九人以七品官和代為驍騎校領之其多爾濟

塞卜騰佐領下乃丹濟喇三品官楚魯客六品官杜拉都西本唐古特壯丁一百一十人丹濟喇僕從三十三人又僕從七人喇嘛十二人以六品官唐古特為驍騎校領之歸併正白旗察哈爾旗分者散秩大臣車陵一佐領二品官巴拜一佐領也其車陵佐領下乃六品官奔第畢力克壯丁一百二十人僕從三十七人喇嘛五人以驍騎功格為驍騎校領之其巴拜佐領下

乃五品官戴和碩齊那木喀林臣厄爾德尼達

木巴六品官達爾扎巴圖孟克色楞台默爾根

伊西德克壯丁一百二人僕從十四人喇嘛十

六人以五品官達木巴為驍騎校領之歸併正

紅旗察哈爾旗分者散秩大臣沙克朱穆一佐

領也此佐領下乃頭等侍衛米喇馬扎卜三品

官車陵敦多卜藍翎杜哈爾壯丁一百三人僕

從八人喇嘛十一人以驍騎敦都克為驍騎校

領之歸併鑲白旗察哈爾旗分者二等侍衛鄂
嫩巴圖爾一佐領也此佐領下乃三等侍衛達
爾扎壯丁一百五人僕從四人喇嘛三人以驍
騎馬厄為驍騎校領之歸併鑲紅旗察哈爾旗
分者三等侍衛吳巴什一佐領也此佐領下乃
散秩大臣格壘藍翎吳山代七品官車齊衮圻
壯丁一百一十七人僕從十四人喇嘛六人以
驍騎納黑圖為驍騎校領之歸併正藍旗察哈

爾旗分者三品官卜爾噐一佐領也此佐領下
乃四品官塞楞達木巴吳拉木濟壯丁一百一
十七人僕從六人喇嘛四人以四品官塞楞為
驍騎校領之歸併鑲藍旗察哈爾旗分者頭等
侍衛韓都一佐領也此佐領下乃三等侍衛巴
拔器閒散拉思倫壯丁一百一十九人僕從五
人喇嘛九人以驍騎厄林臣為驍騎校領之共
計十一佐領俱照例各設前鋒二名親隨護衛

二名護衛十七名撥什庫六名驍騎二十四名
跟隨兵一名俱照伊等族屬分編奏至
上報可
四月癸亥
策旺喇卜灘陳奏哈薩克搆兵及拘禁丹津俄
木布情由策旺喇卜灘奏言恭請
皇上萬安臣仰沐
聖恩至於榮顯臣之與哈薩克搆兵非願為此也昔噶

爾丹擒哈薩克頭克汗之子以畀達賴喇嘛故頭克使人乞臣闕說求還其子與彼完聚願與之好臣乃使人於達賴喇嘛索得頭克之子撥五百人護送歸之頭克反盡殺臣五百人後又殺臣屬下吳爾赫德巴圖爾台吉掠取其人民續又掠我吳禮楊罕百餘戶人臣妻父阿毓奇以其女歸臣使妻兄三濟扎布送臣之妻彼又要戰於路去歲秋臣商人自鄂羅斯歸彼又掠

之哈薩克屢來犯臣有如許過惡臣是以興兵而往恐

聖上謂臣喜事好兵故陳此自白又丹津俄木布聽讒與噶爾丹同殺其凡索諾木阿拉布坦後臣與噶爾丹分散各自游行丹津俄木布又偕阿奴喀屯往就噶爾丹今窮廹而後來歸始知以臣為凡臣非與弟爭名也若使彼逸居恐又聽讒害臣臣是以拘而禁之為此遣使阿布都拉尼

爾克寨桑薩木坦達爾漢俄母布等賫本奏

聞理藩院為之轉奏

命示議政諸臣

六月戊午

宥濟隆庫圖克圖死議政諸臣奏言班禪庫圖克圖

王布特達阿卜廸疏稱濟隆厄爾德尼向日行

事因初到厄魯特地方故不能成功實出無可

奈何非敢奉

國家大事明知故犯也今濟隆庫圖克圖有疾勉强支撐是以畧至遲延此時前去心殊憂慮祈

如前

旨勿致傷其身命念宗門之教

鑒宥遣回等語查康熙三十六年三月

諭王布特達阿卜廸勅文內開濟隆庫圖克圖乃達賴喇嘛特遣之以和喀爾喀厄魯特之人也乃彼並不和喀爾喀厄魯特反導厄魯特入邊汛之地

與我軍交戰情罪殊為可惡務必解來朕允爾所請寛宥其身命在案今王布特達阿卜廸既遣使解濟隆庫圖克圖來則所請勿傷濟隆庫圖克圖身命遣回之語無庸議又班禪庫圖克圖疏稱前差内齋陀音宣

皇上勅旨召臣入京達賴喇嘛第巴亦曾遣使相促恩

遵

旨應召則臣身受福且極榮顯但臣所學者淺畧不

能為功於道法且未出痘疹諸凡情節俱已奏
明是以不往並非第巴沮止伏乞
明鑒諸情俯念佛法俾得安寧等語查近者已差員
外保住賫
勅往使於班禪庫圖克圖此所奏無庸議又王布特
達阿卜廸疏稱噶爾旦多爾濟與衆厄魯特同
為施主而不與達賴喇嘛同其憂樂前曾以此
上奏矣曩者此地並無奏請之事而吳勒木濟

喇木扎木巴庫圖克圖弟子亦與伊等同往中

國乞使其弟子歸來為第六代達賴喇嘛結善

緣併乞降

旨禁境上人不得為非又使人占齋巴額木齊言西

寧行商之人雜居青海貿易既畢歸來之時常

有拐帶幼童稚女者請禁境上之人等語應檄

川陜總督甘肅廵撫責令西寧等處官員將上

項原由禁約青海行商人等至呉勒木濟喇木

扎木巴庫圖克圖弟子不知今在何處亦無庸
議
命議政諸臣將濟隆庫圖克圖之事確議來奏集議
以為第巴以久故之達賴喇嘛詐稱尚在差濟
隆庫圖克圖於噶爾丹所烏闌布通之役濟隆
庫圖克圖為噶爾丹誦經擇日交戰且第巴目
下疏稱噶爾丹與尚書阿爾尼交兵之時濟隆
獻噶爾丹手帕夫濟隆庫圖克圖既為噶爾丹

誦經擇戰日又獻噶爾丹手帕情罪甚大理當

立斬之人但為濟隆庫圖克圖事

諭第巴之㫖內有朕當寬宥其身命之語請將濟隆

本身併其弟子發正陽門東城下龍泉庵交九

門提督及近廟伏路官兵看守其飲食扣數該

部支給第巴所請遣回濟隆之語無庸議

上是之

九月癸未

策旺喇卜灘遵

旨遣使來獻噶爾丹之尸先是策旺喇卜灘遣使格

色爾寨桑等來

貢

上賜策旺喇卜灘使人格色爾寨桑土魯克拜人等蟒

袍彩緞復遣内閣侍讀學士喇什理藩院司務

英古賫

勅使於策旺喇卜灘所

勅文云

皇帝勅諭策旺喇卜灘曰爾與爾叔噶爾丹分離以來誠心恭順聘貢不絶朕亦不時加恩遣問噶爾丹逆天違背朕旨今永滅矣其屬下大寨桑諸喇嘛俱已來降但丹濟拉吳爾占扎卜數人無所於歸流行而已近者副都統阿南達報稱丹濟拉攜其子多爾濟塞卜騰拉思倫等來降噶爾丹之尸噶爾丹之女鍾齊海程貝臧布伊妻及其穉子諾顔

格隆俱被爾所遣堪都截留伊拉古克三庫圖克
圖往投汝所吳爾占扎卜色稜阿巴等爾已擒之
阿喇兒拜自縊死車林布木往投丹津俄木布此
項人等皆黨惡之人不可一日容者也若在爾地
亦不利於爾故特遣敕諭爾朕旨一到爾立刻一
併查拿及噶爾丹之尸與其女鍾齊海同朕使臣
差人護解如此則爾始終確然恭順之心著亦得
長沭朕寵榮高厚之恩於無窮矣倘若隱匿不行

擒解不但爾歷年之恭順皆虛即爾貿易之人亦
永不許通行矣上項情事亦已明諭爾使格色爾
寨桑等恐不能全記告汝特遣内閣侍讀學士喇
什理藩院司務英古賫勑往諭以伴勑例賜彩緞
十端喇什等奏
勑至策旺喇卜灘所宣
旨之後策旺喇卜灘言我厄魯特風俗不與死尸女
子為讐況以死尸畀人大有禁忌不然則噶爾

丹存日我尚思執之殺之豈有惜此無用之尸者乎然而奉

旨特差諸公來取噶爾丹之尸我若拘於禁忌而不發去恐謂我飾說也雖於我有災我不敢拂當

遵

旨給發至鍾齊海吳爾占扎卜事我當奏請因付噶爾丹之尸以雲端格隆充使來奏其奏詞云蒙

皇上惠頒

勑書賜物並到前者歷奉眷恤之
旨故遣格色爾隨兩使臣往請屬裔之事未蒙賜覆
想或所奏未悉故爾至在此人等及臣所應轄
人等在中國者前雖已奏今仍奏請鑒恤鍾齊
海及噶爾丹骸骨已白之侍郎侍讀學士侍衛
克什圖阿喇木扎巴彭蘇克丹津多爾濟寨桑
哈什哈上奏矣然
大君特遣使來是以將噶爾丹骸骨遵

旨而行縁許臣陳奏毋諱是以罔知所忌有此陳奏

噶爾旦多爾濟及他諸事俱雲端格隆口奏云

端格隆云策旺喇卜灘使我口奏云噶爾旦多

爾濟逃來並不至我處居在郭巒喇嘛所後我

欲征哈薩克彼誑言亦欲隨征我到伊里河彼

又從厄冷哈必爾漢逃去往回子所居庫察城

被揮特人等所殺其下人俱四散噶爾旦多爾

濟之母率寨桑數人向西而去矣至噶爾丹之

尸鍾齊海吳爾占扎卜之事我前已曾奏請雖
經奏請而奉
聖旨特遣使臣來是以將噶爾丹骸骨遵
旨遣發至鍾齊海乃一女子也且係吾妹我厄魯特
風俗向不與女子為讐
皇上垂慈請以畀我吳爾占扎卜等寨桑並非我祖父
之舊人我所得分之輩但我人力甚少哈薩克
等類俱與我為難我得伊等可以助力倘

皇上諭旨必欲索取我亦安敢有違理藩院據此為之
轉奏
上命議政諸臣議奏議曰噶爾丹者乃逆
天負
恩之賊也而將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暫行收禁者
聖上特俟噶爾丹骸骨到後一併處置耳今侍讀學士
喇什既取噶爾丹骸骨來應俟彼到後照吳三
桂粉骨揚灰例將噶爾丹骸骨擣為細末至法

塲通衢拋撒塞卜騰巴兒珠爾乃逆賊噶爾丹之子不當存留應俟噶爾丹骸骨到時將塞卜騰巴兒珠爾綁赴兩黃旗教塲立斬梟示差理藩院司官一員乘驛帶塞卜騰巴兒珠爾首級往示四十九旗喀爾喀各部落帶回仍懸原處至塞卜騰巴兒珠爾乳父嵗特和碩齊乃擒獲之人亦應處斬免梟示至程貝臧布奏

旨暫且停決有要言質訊今即解來兹事已畢應將

程貝臧布亦處斬布林察罕兩婦人交該部處
置奏入得
旨巖特和碩齊當免程貝臧布當誅此事俟朕回鑾
可也喇什到日著單身乘驛追赴行在尋侍讀
學士喇什既到趨奏
行在
上命喇什帶噶爾丹骸骨置城外爾親入城啟皇太子
在駕未到之前懸諸國門候駕著交理藩院議奏

奏曰厄魯特降人俱係噶爾丹屬下噶爾丹逆
天違
旨毒害生靈
皇上親統六師三臨絕塞討而滅之俘其屬衆招之使
來者有之陸續來降者亦有之並非策旺喇卜
灘之人則奏請仍加眷恤之處無庸議至噶爾
旦多爾濟往回子所居庫察城而被殺亦無庸
議查前

諭策旺喇卜灘文内開若隱匿吳爾占扎卜等人不
行擒解則爾歷年之恭順皆虛即爾使人貿易者
亦永遠不許通行特差侍讀學士喇什等賫
勅往諭令策旺喇卜灘雖發噶爾丹骸骨而鍾齊海
者乃逆賊噶爾丹之女吳爾占扎卜等人乃助
噶爾丹作惡之人此輩不便容留策旺喇卜灘
所應令將噶爾丹之女鍾齊海吳爾占扎卜色
稜阿巴車林布木塔爾諾顏格隆等人仍遵前

旨擒拿差人起解以臣部文發去
上又遣侍讀學士伊道往諭至是策旺喇卜灘以諾顏
格隆納爾巴噶卜楚付伊道等遣使滾楚克覆
奏疏云謹奏
聖上睿覽臣前抒誠上奏蒙
天語褒嘉特異凡衆又延請聖徒之
旨亦
諭以扶掖宗門之教不勝懽忭臣亦思竭力以裨宗

門之教為念至於第巴自臣前次上奏後聞其
凡事越理而行中國亦當
明鑒之矣果其如是又有欺誑亦未可知前經具奏
今亦如是使人口中當詳奏之其使人滾楚克
達爾漢囊蘇告曰我策旺喇卜灘使我等奏言
自使臣達虎首先下臨以來歷奉
聖旨言於道法有裨者朕則眷之於道法無裨者朕則
懲之節次頒

諭臣以利濟宗門道法仍前使我衆俱得安樂為請
隨又有侍郎常綬等來索吳爾占扎卜諸人乃
視臣所當留者留之擒噶爾丹博碩克圖之子
車陵蓙羅卜及其母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兄
弟差彭蘇克丹津喇木扎木巴多爾濟寨桑等
盡將臣情事奏請尋侍讀學士喇什等來遂發
噶爾丹骸骨托博克妻子又以原由具奏今侍
讀學士伊道等來索臣又發諾顏格隆納爾巴

噶卜楚前去又

聖上歴有

諭旨謂臣且與噶爾丹通其間豈有人讒譖乎抑見臣有何罪惡乎為此覆奏理藩院以所言奏

上命發議政諸臣議曰查厄魯特來降之人原皆噶爾丹屬下之人並非策旺喇卜灘之人則所奏仍加脊恤之處無庸議但策旺喇卜灘以吳爾占扎卜阿巴色稜等人原非臣所應分之人因臣

之人力甚少而哈薩克等人又皆與臣興戎倘得留此可以增力懇切籲請應停解吳爾占扎卜等留給策旺喇卜灘至鍾齊海者乃叛逆噶爾丹之女不得與他人比例不許容留策旺喇卜灘處此應照舊施行如不解來不許通使行商至策旺喇卜灘疏言臣前抒誠上奏蒙

天語褒嘉特異凡衆又延請聖徒之

旨亦

諭以扶掖宗門之教不勝懽忭臣亦思竭力以裨益

宗門之教為念至於第巴自臣前次上奏後聞

其凡事越理而行中國亦當

明鑒之矣果其如是又有欺誑亦未可知前經具奏

今亦如是查

嚴勅第巴使遣班禪即回奏欽遵

上諭擬於來年三月遣發班禪則策旺喇卜灘所奏之

處無庸議

命下之後將此原由撰
勅發策旺喇卜灘
勅文交内閣撰擬呈
覽不必遣使即付來使滾楚克達爾漢囊素可也
上從之
諭策旺喇卜灘勅文
皇帝勅諭厄魯特策旺喇卜灘曰朕撫養億兆凡恭順
竭誠者必厚待加恩前以吴爾占扎卜阿巴色稜

等輩皆助噶爾丹之人恐留於爾地又復作亂亦未可定故命爾解來今爾疏言吳爾占扎卜阿巴色稜等輩非臣所應分之人但臣人力甚少而哈薩克等人又皆與臣為難臣得伊等可以助力據實陳情朕矜爾諄懇之意許停解吳爾占扎卜阿巴色稜矣至鍾齊海爾疏言於爾為妹厄魯特風俗不與女子為讐乞皇上垂憐即以畀臣但鍾齊海乃噶爾丹親女不得與他人為比此斷不許留

於爾地務必差人解來如此則許爾照常通使行
商爾若仍不肯解來爾不得復通使矣至厄魯特
來降朕者原皆噶爾丹屬下人噶爾丹違朕之旨
毒害生靈朕親率兵勦滅其屬衆有俘獲而來者
有陸續歸降者並非爾之人所奏不准行又爾疏
言第巴自臣前次奏後聞其凡事背理而行中國
亦常洞鑒之矣果其如是又為欺誑亦未可定前
經上奏今亦如是朕嚴勅第巴使遣班禪第巴巳

欽遵朕旨奏覆於來年三月遣班禪來爾之所奏

朕已知之特諭尋班禪以其身未出痘疹且學問

淺陋不敢赴京奏請

鑒恤

上免班禪赴京後辛巳年策旺喇卜灘遵

旨解噶爾丹之女鍾齊海到京同其弟塞卜騰巴兒

珠爾一處居住俱加撫恤授塞卜騰巴兒珠爾

一等侍衛給之妻室以鍾齊海婚配二等侍衛

沙克都爾咸令得所

臣謹按噶爾丹搆亂之後

皇上降

勅開諭遣使招撫者屢矣總之皆委曲保全之至意也噶爾丹若遵

諭來降則至今尚得留其殘喘不意彼昏罔覺終底滅亡但因其變數年以來

皇上統師親征經理糧餉調遣將卒不避寒暑艱苦備

嘗舉朝内外之人無不痛心切齒噶爾丹之

頻煩

聖躬重勞

睿慮兇惡已極雖滅其族猶未足以蔽其辜也乃復蒙

皇上赦其子而不誅益加撫視使彼男有室女有家下

至屬裔咸令得所

皇上仁德大度何如天地之寛宏耶

御筆勒銘祭罕七羅拖諾昭木多及狼居胥山併建碑

太學先是禮臣題請曰恭惟
皇上親統六師至狼居胥山等處地方調度削平逆寇
此後邊境永清理合勒碑刻銘以垂無窮至
皇上親幸拖諾山滅賊昭木多及太學中亦當建碑刻
文紀勲以垂奕禩
上從之至是
親製碑銘頒發建立
察罕七羅碑文曰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四月丙戌朔十三日

戊戌

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將六軍過此

御筆勒銘

惟

天所覆皆吾赤子綏靖邉陲殄滅虵豕山澤効靈草蕃泉

旨羽衛斯經貞石用紀

拖諾山碑文曰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五月丙辰朔十二日

丁卯

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

駐蹕拖諾山

御筆勒銘

瀚海蕩蕩臚朐泱泱親御六師我武維揚震雷霆

威讋日月光剪厥兇醜安定遐荒

昭木多碑文曰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五月丙辰朔十三日

戊辰

大清皇帝征討厄魯特噶爾丹大兵邀擊於昭木多之

地盡殲賊衆

御筆勒銘

天心洪佑剪逆摧兇困獸西竄膏我軍鋒一鼓而殲漠庭

遂空磨崖刻石丕振武功

狼居胥山碑文曰

康熙三十六年歲次丁丑四月庚戌朔

大清皇帝討滅厄魯特噶爾丹

駐蹕狼居胥山

御筆勒銘

登狼居胥遡大河曲遐播德威以綏荒服殄寇寧

人義正仁育絶域來同敷天永福

太學碑文曰惟

天盡所覆海内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踐

祚迨今蚤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皡以克副繼
皇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
廼厄魯特噶爾丹阻險北陲困此一方人既荼毒
塞外輒狡焉肆其克逆犯我邊鄙虐我臣服人用
弗寧夫蕩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內邊寇不除
則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
人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漠
欲使悔而革心故每許以不殺彼怙終不悛我師

三出絶塞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之迨彼狂授首脅從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北萬里灌燧銷烽中外乂謐惟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乃蠲釋告災潔事禋望為億兆祈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示來兹朕勞心於邦本嘗欲以文德化成天下顧兹武略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宜貽斯績於有永也朕不獲辭攷之禮王制有曰天子

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凱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為一折衝之用具在樽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臣之請猶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指為相符合也爰取思樂泮水之義為詩以銘之以見

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銘曰

巍巍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基煌煌聖言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朕臨域中逾兹三紀嘗見羮牆寤寐永矢下念民瘼上承帝謂四海無外盡隷侯尉維彼克醜𣺌亂典常既梗聲教遂窺我疆譬之於農患在螟螣秉畀不施將害稼穡度彼游魂險遠是怙震以德威可往而取朕志

先定龜筮其依屬車萬乘建以龍旂祝融驂鸞風伯戒途宜暘而暘利我樵蘇大野水涸川瀆効靈泉忽自湧其甘如醴設為犄角一出其西一出其東中自將之絶域無人獸羣受掩五日窮追彼狂走險大殲於路波血其弩剪其黨孽俘彼卒徒衆烏晝號單馬宵遁恐久駐師重為民困慎固戍守還轅於京自夏徂東雨雪其零載馳載驅我行再至蠢兹窮寇旨惑不悔我邊我氓以休以助爰寧

其居爰復其賦藩落老穉斯恬斯嬉歲晏來歸春與之期春風飄翩揚我旌旓我今於邁如涉我郊言秣我馬狼居胥山登高以眺閔彼彈丸天降克罰孤雛就羈三駕三捷封狼輿尸既腊梟獍既獮豺貙大漠西北解甲棄殳振旅凱入澤霈郊卜明禋肆赦用迓景福昔我往矣在泮飲酒陳師鞠旅誓屆羣醜今我來思在泮獻功有赫頌聲文軌來同采芹采藻頌興東魯車攻馬同亦鐫石鼓師在

安民非出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此旨緬彼虞廷誕
敷文德聖如先師戰慎必克惟兵宜戢惟德乃綏
億萬斯年視此銘詞

欽惟
皇上如天覆幬中外一視雖在荒遐絶塞之域非至頑
梗不率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此
聖心也即
天心也自往年滅察哈爾撫俄羅斯而後東西南朔靡

不喁喁嚮風來王來享其世奉職貢未隸臣屬
者惟喀爾喀厄魯特二部落而已厄魯特與喀
爾喀交惡歲久日尋干戈
皇上憫其相殘曾屢下
勅旨諭令和協厄魯特噶爾丹抗
命肆虐喀爾喀困憊不支遂叩關內附而噶爾丹乃
獨狂逞於朔漠之地恣行無忌蓋噶爾丹者西
北塞外習於戰鬬之勁寇也初厄魯特有四部

落噶爾丹戕害其兄兼而併之刦服諸番部攻克回子千有餘城破降喀爾喀七旗數十萬衆其熖日張其志日侈康熙二十九年借辭追喀爾喀闌入烏闌布通

上簡諸王大臣統兵往討指授方畧諸王大臣雖擊却之而不能窮追殲滅反信濟隆庫圖克圖議好之誑詞遣人語内大臣蘇爾達等令

盛京烏喇科爾沁諸路兵勿與之戰是以竟不邀

擊縱之逸去時蘇爾達與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漢親王班第等共商欲羈縻噶爾丹之兵遣科爾沁人俄齊爾等令噶爾丹且止而竟不少留狼奔鼠竄僅圖亡命詐獻誓書倉皇宵遁緣遣俄齊爾於噶爾丹之故衆遂疑科爾沁已附噶爾丹將軍薩卜素等亦密奏科爾沁有異心

皇上絕不之疑佐領畢立克圖復首噶爾丹遣土謝圖

王沙津書

皇上又隱而不泄欲乘此用策故於外藩來朝時以薩
　卜素密奏之事並畢立克圖舉首之書當衆宣
　示且慰諭科爾沁諸部隨以密策授土謝圖王
　沙津令誘致噶爾丹沙津感寛大不疑之
聖恩謹遵
　諭旨仍遣俄齊爾受計往約噶爾丹噶爾丹果如我
　成算沿克魯倫而下掠喀爾喀納木扎爾陀音
　遂踞巴顏烏闌

上聞之簡練將卒經畫糧餉整飭駝馬軍仗料賊出入之境分道環擊一遣重兵邀其歸路一調盛京諸軍禦其東走之路

上躬率大兵由中路直入進剿以三十五年二月發京師緣途所至與士卒同甘苦馬畜之飼秣僕從之勞瘁隱微纖悉具釐

宸衷比出塞

駐蹕拖陵偵得賊軍確音遂疾趨克魯倫河

上手繪陣圖指授諸臣賞勵將卒凡斥堠哨探防衛諸事悉經
睿算開示於是隊伍行列嚴肅整齊旌旗砲火發揚蹈厲噶爾丹遥望軍容倉皇宵遁
上躬率前鋒軍追至拖諾山賊衆心膽迸裂棄妻子駝馬於道紛紛奔潰適西路大兵遇於昭木多奮擊大敗之丹木巴哈什哈等率其衆迎降噶爾丹僅以數人跳身走夫以二十餘年習戰之寇

一旦霆擊電掃鳥獸駭散是
皇上親駕出師設奇制勝大創厄魯特之神畧也廹六
師既已奏凱
上念噶爾丹勢雖殘破餘黨尚存未必散者不能復聚
乃遣使賫諭徧加招撫於是年冬月不避嚴寒
復
幸塞外乘冰濟河駐鄂爾多斯經理邊務撫綏藩部
奬賞其君長簡閲其士馬於是噶爾丹所屬寨

桑諾爾布等各携其妻子人口絡繹請降其所親任之人遣充信使如格壘沽英者亦吐露情實約期率妻子歸命葢

皇上除暴安民之心至殷且切雖冥頑附逆者罔不悔禍輸誠是

皇上再駕出師剪鍛賊黨漸滅寇氛之神畧也至三十六年二月

上以噶爾丹屢經開諭狡詐昏迷非

親行調遣相度機宜不能滅此朝食乃
命駕出雲中直抵寧夏所過郡邑澄叙官吏蠲豁農
租邊地父老人民環跪道左悉令近前諮訪俾
仰覩
天顔懽呼之聲遍於郊野時青海諸台吉向未臣服者
咸請期入覲哈密國素供噶爾丹賦稅者生擒
其子塞卜騰巴爾珠兒獻於
行在格壘沽英挈妻子如約來歸丹濟拉阿喇卜灘

丹津俄木布為賊所倚任者並潛遣人輸情嚮順至是賊之黨益孤賊之勢亦益蹙矣

聖駕循賀蘭山出邊次狼居胥山麓遣將軍馬思喀率兵搜討又遣大將軍費揚古兵自郭多里巴爾哈孫前進夾攻調西方諸軍截賊歸路刊布

勅文曉譬利害昭揭四野申諭其屬人噶爾丹進退無依計窮力竭遂仰藥自殺縣是丹濟拉以其部衆乞降策旺喇卜灘以噶爾丹骸骨及其女

來獻巢穴既空根株盡絕是
皇上三駕出師廓清朔漠永定邊陲之神畧也臣等伏
覩
皇上聖德好生神武不殺以噶爾丹之兇惡貫盈猶欲
曲賜生全屢頒
溫諭迨至執迷罔悟怙終不悛乃不得已興師勦滅
之其脅從之衆陣降者赦而不誅來歸者悉予
官職亂離俘掠者皆發帑贖還俾完骨肉而且

恩淪乳哺澤潤枯骸種種德施咸孚

蒼昊以此師行萬里風雨時若山川効靈大漠泉流不毛

草茁神佑人助豈偶然之故哉至於用師之道

無慮不周有謀必中灼見敵情於指掌之上洞

矚荒遠於耳目之前

躬任勤勞膚功立奏自古大有為之君肇造區夏開拓

疆宇者未有比隆於今日之盛者也臣等幸際

昌期職司鉛槧智識謭陋莫測

高深而

廟謨巍煥據事直書隻字片言無所增飾播諸四海

仰允文允武之難名垂示後人知卜世卜年之

永賴猗歟休哉誠邁百王而越千古矣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十八